

八年歲月

1923 — 2010

戈陽 · 回憶錄 ·

百姓書屋丛书

20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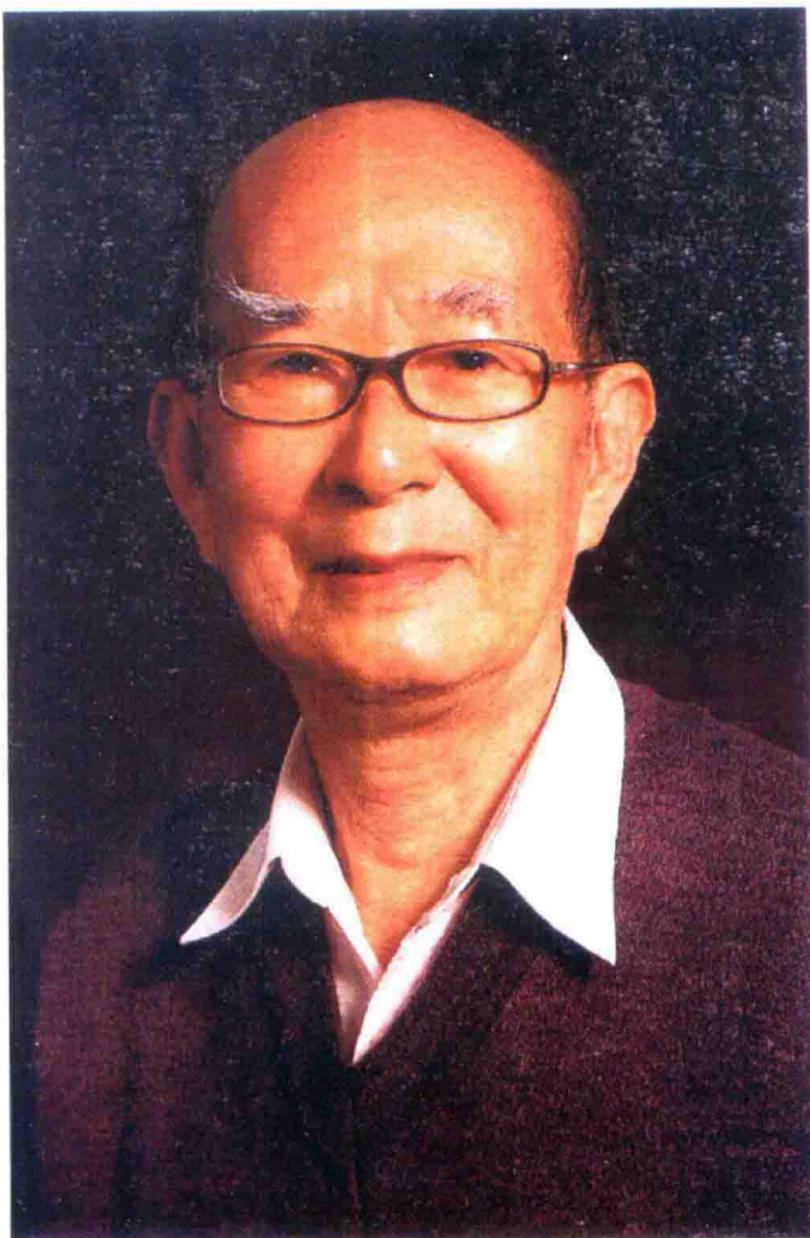
戈西成自

戈 陽

1923 — 2010

回憶錄

百姓书屋丛书
香港浩德国际有限公司出版



作者于2009年在广州留影



作者于2009年在“东纵”成立纪念日留影



史丹在广州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纪念大会后留影（2006年）

1989年11月31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前留影



目 录

祖籍、祖辈、亲属	(1)
不幸的童年	(19)
走出厄运、曙光在前	(33)
在没有硝烟的战火中成长	(55)
庄严的起点	(64)
我的老师、同学、战友	
—永远缅怀我的老师、同学和战友	(74)
在抗日战争的前线	(81)
治伤待命	(90)
进入学府到流亡湘桂	(95)
抗敌演剧四个春秋	(108)
历史的轨迹	(127)
光荣的使命、燃烧的岁月	(172)
授命于破晓之前	(188)
罗肇战役记事	(211)
新会土改两年	(222)

三月杨箕	(227)
和平年代的暴风骤雨——文革十年	(233)
从文萍踪	(281)
留在新闻纪录片上的脚印	(337)
历史的音符	(350)
存照（后记）	(363)
简历	(365)
年谱	(373)
荣誉证书	(402)
证书（1）	(403)
证书（2）	(404)

祖籍、祖辈、亲属

从祖辈相传，以及有所考查作为依据的广东省澄海县志的记载，澄海县始建于公元 1563 年（明朝嘉靖四十二年）。置县时属当时的潮州府。民国 10 年汕头立市，澄海立县。解放后，几经沿革，现属汕头市辖。澄海置县虽晚，但人文源远流长，据历史记载，两千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此活动、生存、发展。

我们的祖先究竟是何年何月从外地搬迁到澄海县樟林乡西社洽兴街（薯郎街）定居的？我们这一辈人，至今查无实据。现座落于此的“许德庐”，是三叔父许逸然出资，由父亲许超然策划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造的。此后，我们就认定它是我们许家的祖居了。

据考查，澄海县现在的 311 个自然村，其中就有 307 个是在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先后建置的。人口源流绝大部分来自福建莆田、

晋江、漳州、泉州、漳浦、邵武、溪南、梅州、龙田、治安等地。由福建迁至澄海的人，先祖多出自河南省。

澄海是一个汉族为主的县份。全县共有 218 个姓氏。万人以上的姓氏有陈、林、王、谢、蔡、李、黄、许、张、杜、余、吴、郑 13 个。这 13 个姓氏的人口，占（1985 年）全县总人口 81.62%。其中陈、林、王、谢、蔡五个姓氏的人口均在四万人以上，约占全县人口 60%。他们的先祖来自福建。我们许姓人氏只有四万左右人口。在潮州，据说，许氏最老的一辈是“驸马公”。究其实，并非如此。如若是“驸马公”，那是朝廷中的贵族，皇亲国戚，可称为“名贤世家”，祖居的门楼上可悬挂上“名贤世家”的门匾，标榜一番，荣祖耀宗，福荫子孙。然而历来无此史实的记载。

澄海樟林乡是各姓氏的人杂居的大乡。传说我家是后来从外地（江西）移居至此的，家族数代单传，人丁不旺，又不属富贵人家，位居小姓，常被大姓富有人家歧视、排斥、欺压，没有任何社会声望，潮州各地有许氏宗祠，但

多属由有钱的大族人家集结。据称现在樟林后沟乡有一个许氏联谊会，然而我家从未被“联谊”过，除上述原因外，可能由于我们这一家，自祖始（曾祖父开始），便早年“过番”（去暹罗南洋一带）谋生。常年不在本土本乡生活，甚至全家均在外省、外国，长期与家乡缺乏联系。并由此发展入籍异国，儿女们进而到欧美等地求学、就业，各户人家，都逐渐演变成了“国际化”了的家庭状况，大多数成员，为有利在当地工作、生活的环境，便各取所需，入泰籍者，取用泰名，入英、美等国籍者，采用英文名字，有些孙儿辈，已经不仅不识中文，连中国话也不懂。不得不承认，这是现实生活的实际变迁的需求。当然，这是对原来古老的中国社会传统的生活观念和思想意识的不断冲击，由此形成的变迁，无法抗拒，接受下来的现实。

可以说，家史的变迁也是新旧社会变革历史的缩影。要实事求是；考研现实，正视现实。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向来寻根问祖，是作为崇尚的自身品德来考查的。对不讲究亲情的人，

总是持指责的态度说：“不能忘本！”所以对出外谋生，远度重洋，而后回来“寻根”祭祖的人，总是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的传统美德思想的行为而加以赞赏。由此可见，不论你离乡别井，远隔千里，生活如何变迁，不忘自己的祖辈、亲朋是我国国民推崇的道德品格观念准则加以肯定。

我的曾祖父辈究竟何时移民澄海县和定居何处，至今仍无从考查。据说澄海县隆都有许氏家族聚居于此。樟林乡则是各族姓氏杂居的地方。国内有许多姓许的望族，在潮州各地有许氏宗祠，我们这一族人人少，不属大户，是小姓人家。虽然仍崇宗列祖，不忘记载品排辈序，把前辈祖先列序：可常公、光得公、宗岳公、必潘公、兴邦公，加以吊祭。并且将祖辈对后代的训示传给我们：“可光宗不兴，若能敦自守，永锡尔成名。”其意是：“你们可要荣耀我们的宗族，必定兴旺，如能勤力自强，守住就永远赐给你们成为有名气的宗族。”父亲五兄弟和小妹于1971年合影的全家福照片中，还按此家族的训示，把祖父必潘公的遗像堂堂正正

挂于中堂，表示不忘列祖列宗，和先人的家训。曾祖父宗岳公是一位医生，为人治病，被受尊敬，人人称其宗岳公。祖父许日新是读书人，人称其为许秀才，但考举人不中，之后回家教书为生，他育有五男一女，大子许卓然，二子许超然，三子许逸然，四子许勃然，五子许浩然，小女许贞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曾祖父与祖父不和，祖父许日新遂携妻（祖母吴桂芳）过番去了暹罗。除五子许浩然留在家乡樟林外，其余四子一女均先后离乡别井去了曼谷，并举家在那里定居，安家立业，至今无一返回故里。祖父则于四十三岁时因得霍乱症在曼谷去世。祖母吴桂芳则于 1942 年病逝家乡。五叔许浩然虽留守家乡，从未离开过“许德庐”，但一辈子穷极潦倒，因吸食鸦片，长期无业，靠兄长寄钱供养，困守祖屋“许德庐”。娶妻后，育有二子（大子许应生，二子许应添），自己成家而不立业，四处浪荡，潦倒一生，家乡邻里都叫他为“鸦片鬼”，在家乡声名狼藉，最后死于鸦片烟灯下，了结残生。其妻（五婶）也因积劳早逝。其大子许应生也由于生活穷困早年

病逝于樟林，二子许应添则离家也去暹罗求生。因此，许氏这一族人家，可以说“许德庐”在澄海樟林乡的“香火”将绝，名存实亡，（三叔父许逸然虽曾在“许德庐”左近修建一座楼房，但从未回来居住，房屋年久失修，基本上成为“废墟”，仅剩残破屋地。）虽然五叔的小孙子一家还在“许德庐”做豆腐营生，但扬祖耀宗已难以为继了。

祖父必潘公的训示，到了我们这一代，已从思想意识到行为逐渐淡出，束之高阁。在父亲几兄弟中，所出子女，基本上已不保留家族祖先所制定的家族辈序排列的事情，谁也不去寻这个根，问这个底。父亲所出的子女中，只有二姐（许晚霞）安上“若”字，叫许若惠。二子许若钦，安上个若字，小洋还念及此，给儿子敦奇，号上个“敦”字，其他人均放弃以辈序的排列取名了。现在我们这一辈的同龄人（上七、八十岁的人）对祖父辈的事迹，已知之甚少。父辈称，我们家族是小族，数代单传，在宗族中没有什么地位，移居樟林乡后，也没有“企姓”（即具有一乡一姓）的大乡地位。

由于前面所说的历史原因，我们“樟林许德庐”这一家族，几乎已淡出澄海县许氏这个社会群体，为人们所遗忘了。由于父辈们均先后远渡重洋去了暹罗曼谷，在那里安家立业，将近一个世纪，已有三代后人，在那里生活了七、八十年，不说对祖父辈的了解和认识已经印象模糊了，就是近六十年（解放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对家乡的面貌、状况，乡情世故，也十分疏远，冷淡了。父亲几兄弟的子女，绝大多数到欧美求学、就业，甚至在那里扎根，建家立业，过着西化了的生活，已经成为自然的世态。可以说“许德庐”这一氏族，在澄海樟林乡的“香火”，难以继。

我们的父辈，父亲的五、六兄弟姐妹，几乎是一辈子都在国外闯荡、生活，并在那了结一生，大伯父因酗酒早早在曼谷去世；父亲在曼谷创办的药房和报业于 1936 年结业后，带大姐许棲霞，二姐许晚霞举家离泰去了香港，一直定居于此，直到辞世；三叔父许逸然在曼谷创业致富，泰国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念祖而举家定居番邦不变，百年后仍安葬在异国，四

叔和姑妈，不仅与家乡毫无联系，甚至与兄弟也极少沟通，五叔父因吸毒早年西归，大子早亡，二子继叔伯辈之后，也已在曼谷立地生根不回故里了。樟林乡“许德庐”这一家族，现仅存的第三代人，就是许超然的长子许任侠(许戈阳)，三子许任艰，四子许任机。三叔父许逸然的二子许尚武，四叔父许勃然(因从无联系)后人何人不明，还有五叔父的儿子许应添。可以说“许德庐”这一氏族，继承“香火”者，仅有许任侠、许任艰、许任机、许尚武，和许应添了。

祖父辈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在我们脑子里，是个模糊的年代，稍有记忆的是父辈。

我的父亲许超然，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曾去过日本学医，钻研过医学，到曼谷后，创办一间民国药房，挂牌行医，在那里创业、娶妻，大、二姐许棲霞、许晚霞就是在曼谷出生的。三叔父许逸然从事暹米出口生意，当经纪人，做火砻買办，家境较快富裕起来，在曼谷商界社会中，颇有些名声。所生两男两女，都在较有名的学校读书。

应该说，是几兄弟中家庭境况最好的。我的父亲许超然，行医为生，并营药房，也颇有名利，不仅家庭生活稳定，还有点社会名气。主要原因是，除行医外，他还以个人资本于 1923 年在曼谷创办了一份四开张小型的报纸〈新华日报〉。其实报纸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完全出于个人的兴趣，自费，自任社长，自任主编，一个人独资经营。内容为迎合市民趣味，充满诙谐不经的文字。靠标新立异，与人打笔仗吸引读者。此报出版仅仅一年后便停刊。但他对办报的兴趣，却远远超过他做医生的行为。〈新华日报〉停刊不久，他又于 1925 年邀约当时在曼谷几名报界知名人士马灿虹、潘公辅、廖公远等人加盟于耀华力路（现今的大华百货公司隔壁相对处）办了一份叫〈联侨报〉的较大型的日报。由于报纸经常刊登、发表揭发社会黑幕毫无顾忌之外，几乎一年到头，不断与同行业打笔仗，不仅吸引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泰国政府当局的注目。当时经常与〈联侨报〉打笔仗唱对台戏的有〈华暹新报〉、〈侨声报〉和〈国民日报〉。由于它不时采取打抱不平